八編類纂

六十八

纂類

イ加3
1717
77-68

1 加8
號 1717
志 77-68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九

左編

纂類

梁蕭衍 附子孫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
典帳內軍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
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
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
才耶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衍密
謀時齊明將追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
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
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
太守卞白龍耳此並惟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載
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爲太子
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
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
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
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嬰如讎上鷹將軍一言見
命便即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
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
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
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隸廣之行次尋陽時去誕

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
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
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
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
以身戰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于是廣之益
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
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脇、衍堅壁不
以書戰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衍因與書
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
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

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偪壁于
水北、衍揚麾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
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
敵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
巾箱中、魏帝勑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苻吾至
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
不苟辞受
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衍不受餉
者密以馬繫齊杜而去、衍出見馬、簽書殷勤縛之馬
首令人驅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子、出
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

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
度沔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軍事
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衍
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止
之不從于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
以衍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
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
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
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
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
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酒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
言權行國憲衍爲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
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
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衍長兄懿罷
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于懿曰今
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
宮素無令譽嫌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
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
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
士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
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鄧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精强、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
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說懿、懿不從、衍乃迎
其弟偉及憺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
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遥光事泄被殺
遥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平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
譖、殺坦之及劉暄、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
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
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
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
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
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
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通典、宰相無才致
有今日、以隗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
斗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
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逼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討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問以入魏可不、眞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遂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茱萸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二年令懿被害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虐惡愈于紂當與卿等共誅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裴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荆州就行事宗室蕭頴胄以襄陽衍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偏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衍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

妙在先知
真謀

州得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懼襄陽人加脣亡齒寒必不孤立挾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俎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于頵胃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爲行事于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于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遣呼西中郎席闡文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舉事立天子養士馬非復一日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服日自安雍州之事且籍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臻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

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頴達亦勸頴胃從闡文等計頴胃乃謂天
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
樊于期亦以頭借荊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
之馳入城將踰域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叅軍陳秀拔劒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衍仍以南康
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
便進兵恐非廟筭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
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
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將年月
乎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肯景宗遣
杜思沖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
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
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
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
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于沔陽立新
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衍爲征
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
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
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建業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湖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沖迎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遙廢東昏爲涪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黄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
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
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
山必阻洵路、捻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等
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
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
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
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
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
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
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群
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非面請救、戎狄以示弱
于天下、彼未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
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目中、無患不
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
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
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
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

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七月行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
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
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
竄走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鄧魯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
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
加湖之敗誰不讋服陳虎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
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
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鄧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葢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識天命何意
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初鄧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並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櫬東昏聞
鄧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囚徒以配軍陳伯之遣蘇隆
之反命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侃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太

守韋獻首鄂城行軍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衍至乃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胃棄
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
昏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于是王茂呂僧珍
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大軍次新林建
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欵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
城曹景宗據阜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
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
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
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于利器尚十
餘萬閽人王伕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
荷矛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
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
垒宵潰壬午衍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

內驅逼營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勱胄
率于是衆望盡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
因降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
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
屯破墩以爲東非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
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
貴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
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衍命呂僧珍
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斃妾潘妃誅之及兇
惡王咺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

梁皇懺所以作也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天監元
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爲帝廢齊和帝寶融爲巴陵
王宮于姑熟尋弒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脩子範等
皆降爵爲子已而子脩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
八年魏取梁三關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
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
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
累冥道宜皆以麵爲之于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
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
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

殺人者死一命可償貲贖矣況一億錢乎

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論日、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鷺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睨而見疎、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爲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鷺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爲嗣、衡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太子、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

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屋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
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
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
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故怒時、王侯子弟、多驕淫
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
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白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
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
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
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
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
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
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啓凡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太子、使迭爲東陽州
以慰其心、啓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啓以梁王衰老、
朝多秕政、遂畜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
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
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
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梁主遂爲所弒、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郎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見廢、卽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初侯景納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初侯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于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王偉乃與彭嵩王修纂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旣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于是嵩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旣醉而寢、偉乃出嵩、進土囊壓王修纂坐上、乃崩、偉撒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繫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衞、使突騎圍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卽使刮去、有隨偉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文並悽愴、云帝被弒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三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屈困阨而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荆州刺史鎮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繹移檄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詧、江州刺史蕭　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紿梁與盟、敕止援軍、繹軍于郢州之武城與蕭詧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繹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張纘爲湘州刺史徙纘代蕭詧爲雍州刺史纘恃才輕譽、迎侯有闕譽至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纘遺繹書曰、譽欲襲江陵詧共謀不逞、繹懼自巘中步道馳歸、樹柵掘塹以自守、梁主爲侯景所逼、遂殂、繹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蕭詧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具陳方略、以爲城中都督詧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尺、咨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崱帥所部降、其兄岊、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譽母登城拒戰、咨聞之、遁還岊亦走、繹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繹曰、今社稷危恥、創臣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州、殺蕭譽、繹復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荊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繹節度、繹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蕭圓正圓照弟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黨、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士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繹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繹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

之事請別舉人繹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佞
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櫺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崩
于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棟曰倚伏
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沉于水並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
陵吐谷渾内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
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
城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
即帝位叅軍徐怦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
入援紀意不欲行内衙之會人告怦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
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繹立爲帝
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
都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
信之梁主甚懼與魏主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
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
遲迥泰之甥也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
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
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
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

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擒其三壘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又擒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紹紀屬藉，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迥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孰，侯瑱鎮東關壘，陳霸先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衆疆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繹接魏使有闕，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王琳入援，魏軍至柵下，繹猶賦詩無廢，城破，被禽爲魏人所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

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耦不
盈三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
舟艦遷都建鄴繹將多楚人不願發繹亦未欲動僕
射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
以爲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于是乃留臺
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庾季才言于梁主曰
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
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
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
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荅仁勸

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
徒增辱耳荅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荅
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誠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
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
千人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皷吹給之配與
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荅仁請入不得殿血而去
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
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捕劒擊闔曰蕭世誠一至
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尅見
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

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棒詩流涕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詧使以布帀纏尸斂以蒲蓆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遘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故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荆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生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

末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詧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侯景作亂蕭繹攻詧兄譽于湘州詧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詧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未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詧稱皇帝于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竝克軍實然此等戚族戚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戚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之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詮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服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祈候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又見邑屈殘毀于戈日用恥于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發背而死敬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爲王詧辯陳霸先所立後爲霸先取而梁亡焉

王詧辯太原人也元帝爲江州刺史詧辯隨府爲中

兵叅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荆州僧辯爲府叅軍侯景
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没
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綏撫遣歸竟陵于
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荆州于
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
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
答曰大軍但向荆州北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
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内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

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
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
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宫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
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道放軍夏首
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
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
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目城出五色
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
宋子仙等固壁求諭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
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禽子仙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指
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
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盆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
慨皆淚下沾襟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
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降

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
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
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月石頭至東城被執縛
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
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
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
納降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
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
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
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非

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繹子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諭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高渙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子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因求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申

流不敢就岸宋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非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遽走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　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殺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推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顯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旰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霸先曰安都嘖我乃敢進遂赴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謀殆天授也

陳霸先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軍乏食霸先討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使奉表於江陵歡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馬盟約進侯景以殷勤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杜崩問計於霸先霸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大路、霸先曰、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京衆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啟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卽位、改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太子、初齊之納眞陽也、霸先曰、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繼之及其子頠、於是廢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謡云石頭搗兩檛、搗青復搗黃、侯景服青

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人
請和霸先許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
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
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盡夜坐立
泥中縣鬲以饑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邊路
燥官軍每得番易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
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田會霸先
從子倩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卽炊米煮鴨誓
申一戰鴨肉覇先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
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狥虜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

童謡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
後經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
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覇先篡位廢其主方
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
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
遂以莊稱帝陳主覇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
陳主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
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
衛兵童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
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侯安都軍還遣至遂與王俱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
未肯下、今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
即按劒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爲太尉
安都爲司空、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
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
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梁天監
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掠道中薪高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家曳棨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
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
重傷走免棨再宿而永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函彊
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
得依資入選歡自隊主轉爲函使至洛陽還傾產以
給客親故惟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
領軍張棨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
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
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
智爲奔走之友懷朔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
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
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亾歸爾朱榮於秀容
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
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
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訪時事歡
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
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覇

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
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
帝衞太后嬖臣鄭儼徐紇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
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
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
遂立孝莊帝子攸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
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
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
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
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知人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
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辭以汾胡欲反不
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
以北歡聞之大驚使孫騰侯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
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
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
曄改元建明封歡爲平陽郡公及蠕蠕費也頭紇豆
陵步藩逼晉陽兆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
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
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

知其不可為

與鑄像同

借兆破藩

亦不能禁英雄恭恭之言

日盛乃又請救于歡歡內圖乃復慮步藩襲後之難除乃與乃悉力破之步藩死乃深德歡誓爲兄弟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其執朝政天光據關右乃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乃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者私將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乃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歡歡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乃敢誣

急著

下罔上請殺之乃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乃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欺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矛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乃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乃以并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乃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乃曰香火重誓何所慮耶紹宗曰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乖左右已受歡金因譖紹宗與歡有隙乖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乖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令渡河而永不辭此衆便叛乖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于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間至此大家何恐

復出此言乖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乖歡齮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庾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乖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乖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乖隔水肆罵馳歸晉陽乖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出滏口倍加約束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歡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

度律用歡歡不為用

歡衆怒

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節閔帝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望涕執別人號動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王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朗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實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拔勝諭乖乖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乖說之乖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乖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鄴相州刺史婁城固守歡起土山爲地道往達大桂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鄴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乖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鄴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在乖曰永安桂害天桂我報讐耳歡曰我昔日親聞天桂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乖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乖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宇文泰爲左丞相時函蠱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歡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朗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即

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
史岳爲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左丞薛孝通說岳曰高
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
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
或在京師或據州鎭高王一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
腹心之疾且爾朱兆猶在并州高王方內
撫羣雄外抗前敵安能去其窠穴與公爭關中之地
乎今關中豪傑皆屬心于公願效其知力公以率山
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閉函谷奈何
縮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乃遽辭爲啓而不就徵歡還鄴魏主餞於乾脯山執
手而別魏主酌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朗
嶷歡師師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
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噬今日京師寵甚必搆
禍隙歡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
滏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歡以晉
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
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
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賨恭以精騎馳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賨

泰奄至悉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
悉自縊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
餘衆自保突城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歡之入洛也
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歡以
其助亂且數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
與將軍王思政搆歡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
歡患賀拔岳疾莫陳悅之彊右丞相崔暹曰暹能間
得力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悅既得崔暹之言果誘岳
斬之岳衆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秦隴魏以泰爲
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歡言魏帝之貳歡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
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
勅書於袍領遂來奔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柱害司空
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
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
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
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竝收
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
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率山王鷙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
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
恩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貴顯智爲濟州雋拒
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
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戾進
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
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
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荆州綰
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勒兵馬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擬兵
四萬從來遠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竇泰擬兵五萬
以討荆州遣斛史高昂刺史蔡雋擬山東兵七萬突
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
其變乃出歡妻令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策在
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
臣爲陛下所問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
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
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
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

子昇勅佳

人温子昇草勅子昇邊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舍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毋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絕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今日使者相望應之故慕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高一層先一步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實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恠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恠問之者寧能不疑王

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
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
欲奮空拳而爭永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
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
辱鏖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
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
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
拊膺不覺歔欷初歡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
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請遷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
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語至
是復薦焉遣兵千騎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於白
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
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
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
馳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乏糧廩別遣轉輸
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
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罪輕重
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灰之策決

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王上義貫幽明橫爲舛斯椿讒搆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永戰未決而元斌之與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歡兵至即日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酉歡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貶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儀同叱列延慶僕射辛雄尚書崔孝芬散騎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獻立孝靜帝

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見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爲二歡以孝武旣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歡酒遇酖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太守裴俠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旗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縱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

泰立文帝

歡失利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還。高昂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流矢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扳身可也。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師。八月。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扳之。閏九月。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歡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疾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渡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
語使者曰老熊當道豬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
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
此欲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
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
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隱身鞍甲赤衣內腸奇哉

河非衆所欲獨耻失竇泰恢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
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泰遣達
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歡大敗

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白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歡不從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進夜遇李弼達武奚永弼命軍士皷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昂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布絹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魏主及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儀同李虎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卒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王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剝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助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閻卿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還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

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
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恭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
恭至莫不悲喜大同九年正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以虎牢降魏宇文泰帥諸軍以應仲密至洛陽
三月圍河橋南城歡將十萬至河北泰退軍潼上縱
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
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
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黎民恭軍與歡軍遇東
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
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使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
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恭恭窘謂
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
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恭金帶一囊以歸
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恭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
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齒良久樂曰
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
邪今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恭爲
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
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

陽願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亦用爾子興慶曰見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亦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徵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亏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

取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亦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亦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干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亦此中亦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韋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言每侍宴伏俯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未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綏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
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
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泰州刺史庾莫陳悅東
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
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
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
泰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
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朝政泰請往觀之以泰非常人將留之泰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遲了）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謀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好着）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泥吟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泰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徽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泰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之時解斯椿在泰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放之泰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矣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

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
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詐爲詔書與泰州刺
史万俟普撥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泰泰表奏
之魏帝因問泰安秦隴計泰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
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
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
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
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
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
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一

百姓悅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即輕騎數百趣
畧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
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
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
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追悅至
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
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
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歡聞關隴尅捷遣使於
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
志故魏帝深伏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

泰亦示之深信

督梁卿率步騎二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泰侍中關西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舉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蹋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浦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豪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

弒

乘其弒逆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進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卽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王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疾景叛東魏來降未幾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壅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椎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攣腫死者十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疾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卽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潁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實寔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援穎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頼川置州遣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泰令從獻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佚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年盜殺高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屬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産多死乃還二年尚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欽爲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侄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五十一

左編

篡類

梁朱温

朱温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温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温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温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謝瞳說温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

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
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韋郜所以背秦而
歸楚也温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
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温金吾將軍河中行
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温名全忠自黄巢死秦宗權稱
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眚
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
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尭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
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瑭瑭敗投承
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尭

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
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眚而樂聲不輟眚不意
兵之至也尭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宗權與眚夜走出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
遣張眚攻汴全忠聞眚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眚兵
過遣朱珍蹑之戒曰眚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
毋與之鬬也已而眚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
珍引兵薄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眚止
而食食畢拔旗幟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横
出斷眚軍爲三而擊之眚大敗脱身走宗權怒斬眚

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楊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贇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贇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

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奏宗權折其足將
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簒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
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執璠淮西留後天子封
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不及而旋
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
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
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
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濬挾
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濬爲太原四面
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兵三千屬濬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
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
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
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
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
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
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
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
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
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洹水

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亦從周亟返兵至于泮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尸叔琮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爲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

岐邠方强其兵豈可宿衛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己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敗及疾。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殁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燦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

唐室將滅奴何恐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
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
岐兵逼京師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
百官東行騎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
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纍屬月餘不絕
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
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泗河而下長安
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
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
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
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
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
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　軍以

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閻使以絹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
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産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彦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卯車駕發陝壬寅全
忠遊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賢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晉國夫人可

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慙於穀水自崔胤
之疏六軍敢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爲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章震爲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以壯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好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掬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楊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一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
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
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
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
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何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
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輝王祚爲
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柩前即
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
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
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妙 從逆亦饒不得一死

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反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賤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壽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佑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設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頗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天柳璨特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

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
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
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
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遠州司戶六月敕裴
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
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於人何尤）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
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
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
人謂之鴟梟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

（不達恥辱且近乎死）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
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
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
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拽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
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
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
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
伏甚恭呂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荀
（妙用）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

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
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圖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
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
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全忠曰汝
曹巧迷閑（閑一作悶）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
子也玄暉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
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
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
忠怒其稽緩讓不受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會聚
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意玄

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殷趙殷衡諧
玄暉去與柳璨張廷範積善宮夜晏對太后焚香爲
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
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
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
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敕罷
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
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
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行
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

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澤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絶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楫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諸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楊涉子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乃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酖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總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勍以于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友珪僕夫焉廷諤刺帝腹及出於背友珪自以韅鞅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友貞官以取悅下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

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嗇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鄆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鎬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鄆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乖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

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伏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道欲刀刺殺之一市

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
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
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
好讀闔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
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
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
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
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
自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
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
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
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
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
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
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
分賜士卒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
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
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躁譟羅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
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

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反開濫賞之端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鋌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洛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狥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

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
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
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
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
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
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
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
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
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
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

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
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
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
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詰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
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驅召宰
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
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齎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
肇黨歩軍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
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
銖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

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
殷因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
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榷彊兵
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搆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
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
及諸將告以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
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
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
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
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溫滌鼠輩以清朝廷威乃留其養子
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彦超方
食得詔捨七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
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
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
也彦超曰侯益衰老爲孺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閻
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
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
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
等不忍殺臣逼臣請閱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

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彦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此一事盛德

弒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倶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裸露以席自蔽與銖倶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音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赦其妻子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詔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居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滅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與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雖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詔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開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弒湘陰公贊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敕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咸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幷梏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戳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徼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幷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永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瑀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間擢主軍者。釋趙晁之囚。歐陽修曰。世宗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之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